



双面南京

□ 杨 栋

这座古城,是新老之争的战场。盼望这座我生活的城市,老

派与新潮能够齐头并进,良性竞争

相信很多怀着对六朝古都期待的人来到南京后,会对满城的建筑工地失望透顶。不过,南京城的开发虽多,但好处在于开发重点大多避开老城区。南京城的高架桥也都建在中心城区以外,据说这是为了给闻名遐迩的法国梧桐让道。我承认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动了一下。诚然,南京城拆了很多城门——中央门、草场门、雨花门、光华门、汉中门、清凉门,等等等等,现在只存在于公路标识和公交站牌之中。城镇化发展和保护古迹永远是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相比北京城,南京人还是幸运的。

行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房产、地产和商圈的广告。一个热衷于研究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本市的房地产市场依然具有非常高的潜力。他认为秦淮河西地区,尚有大片建筑工地,有商圈,有住宅,有所谓南京陆家嘴等。我个人觉得,河西的崛起对南京的发展其实是有好处的,毕竟这个城市目前依然是单中心城市。南京人曾经以拥有“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商圈为傲,事实证明一个拥有五六家一线大型购物中心的第一商圈带来的是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和交通拥挤。有人曾把“单中心城市”的错误规划矛头直指北京,依我看,南京倒更是名符其实。

除了河西,南京的城市开发还得说说城南。首先是下关区,这里曾经是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孙中山南下进港是在下关,《南京条约》后对外开放的下关大马路

是在下关,应运而生的银行、邮政、招商机构是在下关,汪精卫在南京的办公地址是在下关,小学课本中耳熟能详的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跨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在下关,著名的燕子矶和阅江楼也在下关……我来南京之初,也曾听说市府要振兴下关,想将其打造成为晚清民国历史文化旅游名点,甚至还喊出“新外滩”的口号。可事实是,下关区的大部分地区目前是外来人口聚居地。

六朝古都的历史在下关已经真正走进历史,另一个充满历史意味的地方——老城南也将面临集体搬迁的命运。许多媒体文人上书呼吁,但正如北京老胡同原住民的亲身诉说一般,老城南的居住环境也只能用“看上去很美”来形容。中华门—安德门一带已经成为南京城里居住环境最差的地段之一,却因为机场大巴乘车点和旅游景区就在附近的缘故,成了许多外来游客对南京的第一印象。

除了几处尚存的古迹,老城南地区现在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恐怕是熙南里街区的瓦库茶馆、芬尼根英式酒吧,以及在桃叶渡闻名遐迩的文艺青年聚居地青果等。

这些地方的最大特点,就是依托历史传承的地段、环境或是建筑,打出商业牌招徕路人。这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揽客的通行方式。另一处令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先锋书店,它位于南大、南师大文化集群附近,已经成为南京城的文化地标。与这些现代化文艺相对的,是南京大学周围青岛路和汉口西路上一排排的旧书店,让这个地方老派依旧。再往北走,就是风景如画的南师大,袁枚的随园旧址正是坐落于此。从南大往东,则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另一脉——东南大学。南大和东大,中央大学传统与现代,两者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足以让对两校感兴趣的人们一饱耳福,真是几多欢喜几多愁。

新老之争的战场,正在逐步从城镇化建设转移到精神层面。南京的几所老牌剧院,我只去过两三家:年初陈道明何冰《喜剧的忧伤》登陆文化艺术中心连演六场——若是换一个大一点的剧院,或许他俩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去年年末江苏新年音乐会登陆人民大会堂,在一片吵闹声中开始和结束——若是有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或许观众的素质和现场的音效都会好

什刹海

有座火神庙

□ 马戎戎

什刹海“九庵一庙”,指的

就是这座火神庙,不过知道它

的人并不多

对于老北京人而言,什刹海边上的火神庙可谓“熟悉的陌生人”。论旧,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庙宇,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可谓“先有火神庙,后有北京城”。自从2010年重修开光以来,北京人重新认识这座供奉“火德真君”的庙宇,也不过短短5年时间。

从8号线地铁口出来,街对面就是什刹海火神庙的东门。2002年之前,这座庙门一直被门口的各种店铺遮盖。经过将近10年腾退、修缮,直到2010年重修后开光,火神庙才得以重现什刹海。

一般而言,庙门都是朝南开,什刹海火神庙为什么独独庙门向东?这里是有一段故事的。什刹海火神庙的南边,是著名的“万宁桥”。桥下是东西走向的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假如庙门向南,大水就会毫无遮挡地进入庙门,未免犯忌。因此,元代和明代两次大修,火神庙的庙门都是向东开的。然而,根据古制,唐代火神庙的庙门确实是朝南开的。只是那时,什刹海还是一片沼泽。

北京有多处火神庙。据《北平庙宇通检》记载,民国初年,只北京城内就有火神庙17处。现在保存下来的、规模较完整的有什刹海火神庙、琉璃厂火神庙、古刹火神庙、花市火神庙等。中国的古代建筑多为木质结构,一旦遭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诸多宏伟的宫殿、寺庙都因火而毁。所以,对火的畏惧,就体现在对火神的崇拜上。

这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传奇色彩最浓厚的,就要算这座位于地安门外、什刹海旁的火神庙了。什刹海火神庙的特殊,从屋瓦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来。据说,自唐至元,原本什刹海火神庙的屋瓦都是灰色的。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为了表示皇室对火德真君的崇敬,万历皇帝下令将庙宇所用的琉璃瓦改成了蓝、绿色。从此,火神庙真正的辉煌开始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修时,皇室更是特许什刹海火神庙将山门及后殿顶改为黄琉璃瓦,使得庙宇增添了皇家气派。

什刹海火神庙占地并不很大,但布局严谨、精巧。整个建筑群包括三进院落。最南端为山门,单檐歇山顶,门上悬挂着赤字金匾“敕建火德真君庙”,表明它由皇室拨款修建的尊崇地位。第一进为“灾愆宝殿”,即火祖殿,为乾隆皇帝御笔题匾。此殿供奉南方火德炎惑星君,即火神爷。火祖殿内原悬有乾隆皇帝御笔之匾及对联,匾曰“司南利用”,联曰“菽粟并资仁,功成既济;槐榆分布令,序美惟修”。另外,此殿顶还有一漆金八角盘龙藻井,精巧无比,举国罕见。

第二进为“万寿景命宝阁”,即玉皇阁,明代称皇极殿,是座五间二层硬山顶的阁楼,明万历御题“万岁景灵阁”,清乾隆改题“万寿景命宝阁”。原来二层阁上供奉玉皇大帝,一层供奉真武大帝。真武大帝是北方大神,镇守庙北,也是水神。火神庙里为什么要供奉水神呢?住持张凯道长介绍说,这取的是水火既济之意。

第三进为“斗姆阁”。这一进现在还没有开放。此外,东路还有慈航殿,西路有三官大殿、财神殿等。

“万寿景命宝阁”前有一尊大铁香炉,看似普通,却来历非凡,是乾隆年间内务府慎刑司员外郎冯七十四敬献给火神庙的。这尊香炉100多年前流散海外,直到2011年5月10日,荷兰政府将香炉归还中国,安放于庙中。

新中国成立后,什刹海火神庙一度成为招待所。1981年,北京市政府将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此时,有千年历史的什刹海火神庙,早已香火泯灭,意气消散。在2002年正式腾退清理之前,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建筑,已是一片破败与萧条。

2009年夏天,张凯道长被中国道教协会委派到什刹海火神庙主持修复重建工作。到了2010年,火神庙重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庙里已经有了几百个居士,寺庙的氛围也完全恢复了。

开放五年来,什刹海火神庙积极恢复、推动各项传统民俗活动的开展。仅在2015年新春期间,就推出了“烧香”、祈福法事、撞福钟、接财神等民俗活动,并举办送福米、吃福糖,现场画平安符、增财福、写福字等与市民互动的活动。元宵节,庙里还举办了面向市民的“猜灯谜”的活动。

在张凯道长看来,接近众生,正可以更好地了解众生的需求,服务众生。“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张凯道长说,“现代社会,宗教的任务是让社会祥和、平安、欢乐。火代表光明,火神庙是保佑众生平安,祈祷光明普照的所在。”



巧入“杂谈屋”

□ 张帮俊

晚上,跟表哥闲逛东京街头。走着走着,发现马路上有俩帅哥坐在地上,旁边摆放着一个纸箱。他们不时对行路的行人吆喝着,叽里呱啦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看纸箱上写着的字“杂谈屋”也不明其意。

问了会日语的表哥,他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他上前与他们交流一番才知道,杂谈屋就是与陌生人免费聊天说些杂七杂八事。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是卖艺的。“你好,一起来聊天吧!”既然人家发出了邀请,何况大家都是年轻人,于是,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我们就闲聊起来,当然了,表哥给我当翻译。

客套式的一番自我介绍后,大家便开始聊了起来。“怎么想起来这么个创意?”表哥问道。戴眼镜的帅哥笑着说:“一般人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说话,陌生人之间除非问路等客观原因外,几乎没有交流。日本人更是这样,除了性格中的害羞成分外,还对与陌生人聊天的危险性有所担心。”听这话,我也有同感,咱们中国人不也一样,前些年,一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电视剧就说明了这样的困惑。

旁边那位小伙子指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说:“人们之所以不太愿意与陌生人交流,是怕生,害怕暴露隐私。但我想,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倾诉与聆听。有时,有些话不好和父母、朋友说,却可以与陌生人倾诉。如果我们能为陌生人之间创造个交流的平台,是一件多么快乐与有意义的事。”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还得知,世界杯期间,广场上看球的人可以为进球而欢呼,与陌生人击掌庆祝,好像是熟识的朋友,可世界杯一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很陌生。因此,杂谈屋就是提供一个陌生人邂逅的交流场所,就像当年在中国盛行的“英语角”。

没过多久,两个女孩从我们旁边经过,见到纸箱好奇地驻足。戴眼镜的帅哥忙借机宣传,很快,好奇心促使她们也加入聊天阵营中来。通过聊天得知,她们是在校学生,平时爱逛街购物,对新鲜事物充满兴趣。她们喜爱听滨崎步的歌,看宫崎骏的动画片。当然,她们对中国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一脸的兴奋。

聊天就是这样不拘无束随意的状态中进行,由此可见,交流是件快乐的事。不时,有路人停下来观看参与,也有路人视而不见。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有的人喜欢说话,有的人习惯坐怀不乱,有的人

“杂谈屋”,实际上是人们内心对交流的渴望,它也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让真正想交流的人可以坐下来,面对面用心去聊。



宏村的清晨

郭晨摄

早早晚晚的茶缘

□ 王晓

我的父亲嗜茶,每次看见他遍布茶垢的瓷缸,我就避而远之。也见过晶莹的玻璃杯,杯里站着几叶碧绿的嫩芽,那样的养眼清心,与父亲的茶饮不是一回事。这大概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我定居的小城,绿茶颇有名,“扬子江中水,捺山顶上茶”。本地人以明前的茶叶送人为最高礼遇,我从来都是左手接来,右手递走,连品尝的欲望都没有。

第一次自己喝的茶是普洱。在苏州私企工作的弟弟,单位安排去云南休假。老板人不错,职工待遇好,休假都安排双飞。弟弟云南游很开心很快乐,回苏州后,电话告诉我带了茶给我,我说我不喝茶,弟弟说喝喝看,普洱呢。不几天,普洱茶就快递到我手上,一块茶饼,平常买的甜烧饼状,圆的。用手掰,掰不动,正好手边有个小铁锤,一砸碎一点。泡一些来喝,褐红色,味甘醇。没有玻璃杯里泡的绿茶好看,但适合我。我不喝

绿茶还有一个原因,喝下去兴奋,尤其是晚上,喝下去就睡不着,影响休息。普洱既不致人兴奋难眠,也不至于口中寡淡无为,就此爱上喝茶。

朋友去茶楼,谈个事,聊个天,说个媒,常常喝的是铁观音。是东西都有品质高下,铁观音也有好丑,茶楼里的铁观音品质只能算一般,我喜欢的是它粗枝大叶的豪放,还有似有又无的暗香。漫不经心喝下去,呼吸渐渐轻下来,语速渐渐慢下来,喝铁观音能让人静心。好品质的铁观音,色泽砂绿,茶条肥壮圆结,整体形状青蛙腿,冲泡后汤色金黄浓艳似琥珀,有天然馥郁的兰花香,让人回味无穷。家里招待最好的朋友,我用上好的铁观音,减肥、抗衰老、防治心血管疾病啦……都是乐意听的,喝茶就是享受。

最近迷上的是藏红花泡茶。帮一位税务部门的姑娘写一个先进事迹材料。她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单位是业务尖子,

能干不得了,工作顶呱呱,单位推荐到上级表彰她,材料怎么弄都不满意,找我。这种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的女人历来都是我佩服、喜欢的对象,当然尽心尽力,圆满完成任务。她感激不尽,拿出藏在办公室柜子里的藏红花,要泡茶茶给我尝尝。在青海旅游时,知道当地将藏红花视为极为珍贵的药材,泡茶喝还是第一次听说。她介绍藏红花具有养血、活血、补血、行血、理血等功能,能活血化痰、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美容养颜。她还说,上了年纪的中年女性,用藏红花泡茶更对路子。从此,我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杯藏红花的茶,来来往往的人,不时地都会好奇地问一句,我就把它当作对自己的怜惜介绍一番。

每个人都有段茶缘,不在遇见的地方,就在奔来的路上,早早晚晚的事。我们和什么茶在什么时间地点相遇,是缘。

中年是一幅黑白山水

□ 王天生

中年男人的衣裳,在这个季节,是应该敞开的,既是冬装,又作春衣,显示一种保守和中立。

一个人,一年四季穿过的衣裳。在古代,夏天穿葛衫,冬天穿袍。冬春、夏秋,衣着披着杂陈,是所谓二、八月乱穿衣。穿过的衣裳上有泥渍、汗渍、茶渍和酒渍,还有一个人的气味。

文人都有自己的衣裳符号。张爱玲爱穿旗袍,旗袍衬托着一代才女的优雅和高贵。民国文人刘文典喜欢穿长衫。长衫宽松而修长,穿长衫出门,像妇女穿裙子,扫地而行,看不到脚,又极易踩到裙边,只能轻迈步子,轻轻走,缓缓行,走路的姿势有些滑稽。到了夏天,大师还喜欢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穿一件背心。

一年四季穿过的衣裳,我比较喜欢“岁月长,衣裳薄”、“风冷衣裳脆”、“身上衣裳

口中食”……这样的诗句,有岁月包裹生命的紧缩、苍凉。

在古代,“上曰衣,下曰裳”,绿衣黄裳。衣裳和衣服,一字之差,却大相径庭。衣服雅,衣裳俗;衣服硬,衣裳软;衣服官场,衣裳民间;衣服书面,衣裳口语;衣服修饰,衣裳妥帖。

牵挂一件衣裳,有时会想起去过的一个地方。某年,去一座海滨城市,穿了一件半长风衣,我想站在海边乱石上,拍一张惊涛拍岸、临风飒飒的人生旅途照。哪知天气陡热,我又走得汗流浹背,就觉得那件风衣有些累赘,虽然后来那件风衣,被我不小心弄丢了。弄丢的衣裳,就像走散的朋友,偶尔我还会想起它和那个地方。

我会从一件衣裳记住一件事。那年初冬,我去济南,穿戴青色西服。我和堂妹去城外看黄河,冽冽风中,就觉得冷了。

这大概是我到现在,唯一穿错的衣裳。

衣裳,可以读出一个人的悠闲或忙碌,清瘦或丰盈。人不会在冬天想起夏天的衣裳,也不会夏天想到冬天的棉袄,更不会想到一年四季穿过的衣裳。倘若冬天穿夏衣,或者夏天穿冬衣,季节颠倒,那大概只在油彩厚重,水袖缤纷的戏里。

乱穿衣,有时会衍生出许多“像”与“不像”。单从一年四季穿过的衣裳来考量,有的人,是个文人,但他衣裳随便,穿着任性,“不像”一个文人;有的人,不是老板,但他脖子上挂一粗大金链,反倒“像”个老板。

一个人在年轻时,是比较看重行头的,也就是说看重衣裳。到了中年,衣裳的颜色就只剩下黑、白、灰,就像一年四季,走过繁华盛世,到了秋天,就只剩下这一个人的黑白山水。